宋元學案

槐堂諸儒學案表

傅夢泉——從子道夫
　　　　從子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曾潭續傳

鄧約禮——子沉
　　　　傅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葉夢得

黃叔豐

張商佐

熊鑑

黃裳

彭興宗——陸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喻仲可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千能——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鍾穎

石余亨
石氏續傳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孫應時
- 史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 胡衍 見下崇禮家學

胡拱

胡撙
- 子衛
- 子衍

陳剛

朱桴

朱泰卿

李伯敏

符礿
周淸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吳淵
　　　　吳潛
趙師雍
趙師戫
包揚——子恢

包約

包遜——羅必元見下羅塘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稹——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別見耶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羅晉君見上𩕳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子復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后——弟元德

兒百談

王允文

黃栴

父文晟

黃椿

黃渠

俞廷椿

邵叔誼——子晉子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邛元壽

口顯仲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

䨇塘學侶

羅必元

羅晉君

並見䨇塘門人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槐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尙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谿學派自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盡歸槐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爲慈湖高第故并入慈湖吾鄉諸家慈湖絜齋

象山門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于象山雲濠案南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地閒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于此涵養于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衆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

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爲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守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于官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曾潭之滸學者稱曾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即聞艮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于荊州見朱子于南康不安于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于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眞西山敍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于學而祀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于朝有詔建祠于邑

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　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摩切之否亦殊可懼　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　補

宗羲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閒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傅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于此其槩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附子沆

鄧先生遠 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于李侍郎橋園遂家臨川橋園于陸子爲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肅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甚理剸敝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爲溫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于官先生篤于脩行嘗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敎人取士之意有異

于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于己者但推其說以告于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晩年多排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沆字德裁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晩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羣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 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

鄧文範壽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太學道相値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于旁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爲我善永薪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爲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會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奉大對葛丞相邲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爲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傳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

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歸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祠于金溪以先生配　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　合傳

熊先生鑑　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敘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傳子淵次鄧文範次即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荆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荆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傳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

齋初有疑于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嘗出子淵之上先生諸從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淸叟字廉夫熊鑑字□□俱師象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修

郡守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谿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興宗

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旣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于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于

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排之而或有省處者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繳繞蔽藏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敎人讀書他日侍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

哉先生釋然

附錄

陳北溪答趙季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佛照）令楊袁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為覺者甚多此間九峯僧覺惠者詹喩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為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近理而大亂眞（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于陸子自言初見請敎大旨以當識義利公私之辨又案子南嘗從張南軒遊以所類洙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

招後人之議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進士互見鄧直齋傳）佐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之先生謝不敢（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廣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疵之說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會點卻在這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從此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千能

諸葛受之先生口合傳

諸葛千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爭先生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爲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之修

宗羲案諸葛誠之問學于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爲非言之于晦翁亦悵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

梓材謹案謝山爲余烈翁傳云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又奉臨川帖子二冊言語

葛誠之非陸子之徒而其修傳云云蓋據象山年譜而言

附錄

□□□曰誠之資質雖實有志世故心實受之但恐未免爲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閒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于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后天民先生斗文

后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

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拗閘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于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于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感于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于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商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衆者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撰孫

也公撰以劾秦檜嚴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弟以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黄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邛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吳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盛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

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据摭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爭揩貿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宗羲案季和問學于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錄

季和攺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復見于今

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于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于外而未知自反

梓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贈中散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撙

胡撙字崇禮達材之弟質性類于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衛衍修

教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雲濠案一作建昌之歐江人以進士官教授初見象山而歸傳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諄諄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

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鶩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象山之喜正己者何事葉賀孫曰喜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遊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為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于諸人為最甚其錄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顏子悟道後于仲弓孟子無如告子何易繫辭決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卽譏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朱先生桴

李桴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于象山而師事

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淡象山曰子即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鵞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虛中也

附錄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泰卿

朱泰卿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鵞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又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于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 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 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于

官劉靜春淸之兄之爲說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瞿然卽以訟賁市程傳歸遂爲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爲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敘之族人也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修

宗羲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于非僻敏求曰非僻未嘗敢爲象山曰此

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日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錄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于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

閑防閑先生云如何槪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閒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

何顧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

否伯敏云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于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卽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

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說
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
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
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
血脉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
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
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閒方得歇息若夜閒得息時則平旦好惡
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閒亦不能得
息夢寐顚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
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

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上聖賢急于敎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貫徹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爲之類皆以爲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于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于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兒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並象山語錄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雲濠案一作周廉夫字清叟黃元吉叔豐之僚壻也同師象山所記象山語多

論皆易其祭象山文有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繳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

縣丞嚴守軒先生滋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嘗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其氣象聽其談論乃可與適道者累舉進士不第嘗著十論即闕言事不得用郡守禮請爲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晚主彬縣簿調縣丞嘉定八年列狀請于本州以象山諡法爲言卒得賜云所著有寄松應棠守軒草錄東征雜著 修

附錄

象山言泰伯只是好勝見一好事便直前余以爲卽做得亦不

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遂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剡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宮敎士太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獠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薛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于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于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于家　修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倜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眞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値歲歉穀價翔涌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于此矣捧斗概量以米

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于朝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于金陵雲濠案黎洲原本云明燭焚香趺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于寺哭之魏華甫題其后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修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于李德章陸氏門牆之盛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弟尋得鄒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汶陽田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鄆入于讙以叛遁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也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鵞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戶黃榦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

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間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于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于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漕使吳柔勝命二子淵潛往師之丞耒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咸服享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嶽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祗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稾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蔵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然道官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蔵字詠道俱師陸子亦兼學于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于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于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蔽帚千金之語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即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壻也近作考亭淵源錄者目先生爲叛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于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紘傅伯壽之列則謬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案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季通之貶也朱子將爲經營先生以禍福已定不必徒加勞擾朱子善之然先生嘗葺朱子語爲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閒有先生平日之言託于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爲溺心志之大穽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曰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

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眞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文安師弟以讀書爲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宗羲案包顯道詳道敏道同學于朱陸而趨向于陸者分數爲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幷其兄復齋集于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閒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社稷之位幷作風雨雷師于其側以虔祀

事又修學宮籍閒田以爲廩斥長橋儀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于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黃榦爲清江令云 修

通判孟先生渙

孟渙字濟父自瀘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荆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鐫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

何與焉居官未嘗飾廚傳以公清方正見稱先生少學于臨汀楊方又學文于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興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于世再過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于象山先生常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儕有錢百千從公吏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卽召入府厚奩具嫁尹卽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秖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獨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强訃聞朝野共凄涼纛移北府兵皆散旆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晩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

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勛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倚登陴募敢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提舉潛先生友文

潛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鄜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致也補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琬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勳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紏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商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絕行應天山書院既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于朱子所謂把持此

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尤與羅樞密點善補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絶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補

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稹歷知湖州漳州卒學者稱爲驪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嘗問學者曰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漢儒幾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

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于禪也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為陸子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為李真會所著有巽齋集蟾塘和其弟也又案謝山劄記有驪塘說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吳先生紹古

吳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補

梓材謹案先生楙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為書之其一池日浸月見象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夜繼之陸子嘗勉以硬豎脊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

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衆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爲趙東山諸人之祖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求古人用心之所在尤深于易嘗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乎實爲文健贍以進士主安化簿攝邑事以理學訓士子議減泉引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鬬風化必懇惻開諭令其愧服調縣丞以長子鑾主南嶽祠就養卒陸氏門人自傳鄧諸子而外以鄒南堂章從軒與先生爲著補

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乾道八年侍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常任邕川教授朱子與詹元善書曰高教授所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其後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但可謂初學一時之計當更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弗使流于欲速助長之病先生之官邕川楊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也其官階所至未考補

教授李仲欽先生肅

李先生復合傳

李肅字仲欽橘園侍郎浩之子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橘園在

高孝兩朝爲名臣然最服象山之學象山少年無意應舉橋園力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耶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戶攝理掾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事因以廉吏舉先生笑曰是足爲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諄至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子復字信仲亦隨其父學于象山補

知州徐先生子石附弟元德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襲之說具有省發與范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主函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邊防著外治論十三篇上之授西外宗教

改知溧陽判光州薦統領爲文勝可用逆全寇淮欲窺齊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保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幹辦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浼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靜甫學于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漢梁令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雲濠案西江人物志作伯談人字元默臨川人太中大夫詠之曾孫深于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輸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嘗舉剛正士以強本朝丐外知南康軍陛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

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蠲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游歷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舂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于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補

進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于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涼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草謁樓攻媿于京師具剳顲冤攻媿爲請于上得遐贈卹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稾補

黃先生枏 父文晟

黃先生椿 合傳

黃先生渠 合傳

黃枏字達材南豐人其父文晟篤學高行當世稱壺隱先生嘗與象山通書論學故先生與其弟椿字康年渠字彥文並學于象山先是壺隱嘗得李延平所授朱子講義鈔成一卷其後先生請朱子跋之云彥文最為陸子所稱嘗令其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安窮之語以厲其益壯之志 補

梓材謹案先生父字世成象山誌其墓謂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為人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云

縣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主南安簿調懷安丙易古田

令秩滿充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使幹會大冶好民盜鑄因緣生變大帥及漕使奏爲節制軍馬先生廣布耳目以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官民監再除新淦令先生師事象山倜儻多大志博通經術嘗言周禮司空之官多散見于五官之屬先儒汨陳之故因司空之後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著復古編其使金而還也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語事物之可考據以備采聞者爲北轅錄補

機宜邵先生叔誼

邵叔誼雲濠案朱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居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

思辨而于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
勝崇私重其猬惑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
世不復此其爲罪浮于自暴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
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
而有害況大乖其實盡失其實邪又云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
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
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
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 參
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子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

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于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于目亦然何獨于心而不由我乎

附錄

象山語錄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殢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閒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閒如此廣闊吾身立于其

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口口人嘗請教于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愼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

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一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澆漓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邛先生元壽

邛元壽邵武人從象山聽語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

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眞情四時之間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太狼狽其過易于拯救卻是好人劃地難理會嚴松云如耶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于此至是忽局蹙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棃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壽默然愈敬退嚴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警敬于先生甚槩今胸中忽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家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先生顯仲

□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堯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壽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

禍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傅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于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郎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賢游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井葢齋集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

自臨江病㾓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闉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于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

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于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蔡齋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逹不得久于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即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于陸子已而學于同甫已而又學于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

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于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于正己則以淳叟直為僨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為誠齋所薦得預于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遽喬入谷一至于此是又與后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于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巃塘學侶

主簿危巃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巃堂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為明道舊遊大闕祠宇廣養士員眞西山為記其事始築書堂于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 參袁蒙齋集

曾淳家學象山再傳

傳先生道夫

傳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于慈湖參魏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遺傳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

昆仲皆覺補

傳先生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于世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人字少蘊號石林者同姓名黃文潔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琴山文于郡齋

世昌門人

廸功陸先生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喻先生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喻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纏肌入骨無可轉回者初開相訪開懷說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隱情與他詳細剖析

確然固執其祭詹文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末說默信未嘗死全用佛莊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卽詹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又爲趙復齋高第弟子復齋著易說先生爲之跋言復齋疾革時入省復齋謂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錄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爲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郎中者爲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有喩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爲薰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祖望謹案此段詆陸學都似有病

又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喩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卻爲象山之學趙復齋者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爲薰染者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顧先生平甫

顧平甫喩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口不出一言累叩但叉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補

誠之門人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尹和靖高思

齋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先生師事諸葛誠之從淳熙間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穎

鍾穎字元達丹陽人也石應之弟子從事于有用之學金人丙犯豐有俊帥淮西薦其強敏廉白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策應之士資其策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幣不足乃創憑由以待之俟道通易以官楮已而金人至內圍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逞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文清公所作墓志補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衎見下崇禮家學

崇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衞

知軍胡先生衎合傳

胡衞字衞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衎字衎道知溧陽軍皆胡搢子

補

梓材謹案衎道一字晉遠孫燭湖先生之壻也蓋卽受學于燭湖胡氏譜載其爲嘉定辛未進士知漢陽軍事但謂贈中散大夫拱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吳淵字道夫宣城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躐進彌遠改容不復強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冒哀求榮大節埽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礙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慰撫而賙濟之境內肅然又知隆興府歲大歉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知鎮江府歲亦大殺因先生全活又六十五萬餘人丁母憂服除歷

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又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衮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丐祠復起爲觀文殿學士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 參史傳

丞相吴履齋先生潛

吴潛字毅夫參政淵之弟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火先生疏請修省恐懼以回天變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以格君心爲先端平初歷官至江東安撫留守嘗陳九事曰顧天命植國本篤人倫正學術廣畜人才實恤民力邉事當鑒前轍楮幣當權新制盗賊當探禍端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後以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建築

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淳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時羣小側目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沈炎論劾落職責循州安置賈似道使武人劉宗申毒之先生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

者再不數日移庖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衢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雲濠案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綰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薦人材儲邊防爲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槩詩詞激昂悽切在南宋亦不失爲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同上）

祖望謹案吳毅夫疏言徐庚金等事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濟始上爲之斂

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即聞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誅妖僧號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丕變歷數劇郡所至戚豪猾去姦民治蠱獄課益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諡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意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先生爲程顥程頤少時文譽藉甚既登仕籍轉爲功業所掩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壎隱居通議

稱先生學爲時師表爲文下筆汪洋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于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辯飲肅案畧等書參史傳

斂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驪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眞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驪塘危公蟾塘危公壯爲性理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鎭焉曾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慕之則先生又爲包氏門人也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驪塘稹蟾塘和柴冡堂中守歐陽東谷鎭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冡堂先生中守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鎭

歐陽鎭字伯禹號東谷嘗遺陸伯微書自謂于象山之學有會

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翛然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攷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即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即後村集之馮曾爾

馮先生曾

馮曾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曾子

邵曾子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劉漫塘送之序云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爲之圖未易

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爲蛇畫足

梓材謹案謝山箚錄淺塘集此條而識云曾子恐是邵機宜之子故云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當查今姑如其說補爲之傳以俟再攷

蟾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先生晉君並見鼉塘門人

東谷門人

羅先生晉君見上鼉塘門人

曾潭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石氏續傳

州屬石遯翁先生余亨

石余亨字成己新昌人也石氏世爲講學家先生守先緒以咸淳進士官明衢二州見宋且亡棄去隱沃洲自號休休翁丙子之亂轉徙萬山嘆曰吾家累世傳正學（雲濠案兩浙名賢錄作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業）至子身益窮然不死于盜賊得奉遺體以從先人于九原幸矣又號遯翁且爲銘曰膠膠乎申申乎將久存以瘁予形乎寧亟歸以全吾眞乎悲夫時以致曲先生竝稱云（補）

遯翁門人

黃先生奇孫（別見潛菴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終